

# 雾都孤儿

[英] 狄更斯 著 荣如德 译

译文名著精选

Charles Dickens

# Oliver Twist

YIWEN CLASSICS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都孤儿 / (英) 狄更斯 (Dickens, C.) 著; 荣如德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8  
(译文名著精选)  
书名原文: Oliver Twist  
ISBN 978-7-5327-5129-7

I. ①雾… II. ①狄… ②荣…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8663 号

Charles Dickens  
**OLIVER TWIST**

**雾都孤儿**  
〔英〕狄更斯 著 荣如德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299,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5129-7/I · 2919  
定价: 23.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62662100

## 译本序

一八三六年下半年，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匹克威克的名气一下子比英国首相还要大。出版商理查德·本特里约请声名大噪的博兹（狄更斯当时用的笔名）再写两部长篇，还聘他主编《本特里杂志》（《Bentley's Miscellany》）。其中的一部自次年二月起在该杂志连载达两年之久，并于一八三八年十月出版单行本。这就是全称为《奥立弗·退斯特历险记》（《雾都孤儿》）的本书面世经过。

在狄更斯那个时代，英国是全世界军事上、经济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伦敦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这个国家社会生活的种种矛盾。豪华的店铺里充斥着从大英帝国各殖民地运来的珍贵商品，供贵族资产阶级享用，而在危楼破屋栖身的工人和城市贫民生活却十分困苦。一八四二年末至一八四四年八月居住英国的恩格斯，根据亲眼观察和可靠材料于一八四五年完成并发表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工人住宅……住得拥挤不堪，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一间屋子至少住一整家人。至于屋子里有多少家具，那就随贫穷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最穷的连最必需的家具都没有。工人的衣服一般也是很糟糕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些破衣烂衫。食物一般都很坏，往往是几乎不能入口的，在许多场合下，至少是有时候，在量方面也不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就会饿死人。”

《雾都孤儿》发表之初，年仅二十五岁的狄更斯已通过《博兹特写集》和《匹克威克外传》树立了幽默作家的盛誉。那时的英国读书界曾掀起一股堪称空前的“博兹热”。诚然，《雾都孤儿》有若干章节再现了狄更斯创作上这一重要的特色，如班布尔先生与考尔尼太太结婚前后的关系描写，翟尔斯、布立特尔斯和流动补锅匠深

夜捉贼时的心情刻画，既符合生活真实，又曲尽夸张之妙，滑稽突梯，妙趣横生，读来令人忍俊不禁，甚至捧腹绝倒。但是，狄更斯从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开始，雄辩地向同时代人表明，他不仅仅具有出类拔萃的幽默感。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施展济贫法、贫民习艺所这些招数，煞有介事地做出要帮助穷人的样子。狄更斯毫不留情而又令人信服地指出，这种“帮助”是彻头彻尾的伪善。一八三四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新的济贫法，取消了对穷苦百姓的一切金钱的或实物的救济，只承认一种救济方式——把穷人收容到习艺所去。读者从《雾都孤儿》中可以看到，千百座这样的习艺所就是千百座穷人的监狱。仅仅由于恰当倒霉街头的饿殍，失业者才不得不走进这人间地狱。英国政府对此了解得一清二楚，它正是指望穷人千方百计逃避进习艺所的命运，从而使当局可以假惺惺地宣称：是穷人自己不愿接受救济！

狄更斯笔下的贫民习艺所是英国社会的一大脓疮。在《雾都孤儿》问世之后过了不多几年，恩格斯尖锐地指出：“那里的伙食比最穷的工人吃的还要坏，而工作却更繁重……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而实际上习艺所也就是监狱。不做完分内的工作就不能吃饭……”然而，年轻的狄更斯在本书中并不局限于揭露贫民习艺所这种虚假的“慈善”机构的实质。他愤怒地抨击对童工的残酷剥削，抨击英国的法律坑害那些为一块面包卖命的孩子。一八二二年，作者的父亲约翰·狄更斯被关进债务监狱，家里吃尽当光，才十岁的小查理不得不进一家制造鞋油的小厂当童工。那地方名为“工厂”，其实只是坐落在河边的一座破旧、肮脏的棚屋，老鼠不分昼夜出没无常，空气里充满木头腐烂的臭味。这位未来的伟大作家干的活就是把一罐罐鞋油盖好封口，把蜡纸的边缘修剪齐整，再贴上印好的商标。对于被迫出卖劳动力的儿童的苦难，狄更斯有切身感受。恩格斯根据英国一个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的材料这样描写过千万个小查理、千百个奥

立弗的处境：“孩子们总是半饥半饱，穿得破破烂烂。他们有一半人不知道什么叫吃饱，许多孩子一天只吃1个便士(10个普鲁士芬尼)的面包，或者在午饭以前一点东西也不吃；甚至还有一些小孩子从早晨八点到晚上七点连一点东西都吃不到。他们常常衣不蔽体：许多孩子甚至冬天还赤着脚。”

查尔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大声疾呼，抗议英国的法律置穷人和他们的孩子于不顾。为了使这种抗议具有生动的艺术形式，他在读者面前揭示了奥立弗无意中落入其间的伦敦黑社会。在那些阳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里，费根、赛克斯固然是十恶不赦的坏蛋，但像南茜、恰利·贝茨这样的男女青少年之所以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并非由于什么与生俱来的劣根性，而是因为当他们面临饿死与做贼的抉择时，没有人向他们伸出救援之手。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不像奥立弗那样幸运，没有遇上布朗劳先生或梅里太太。作者通过这部小说斥责了统治阶级不采取措施根除这种社会病毒。

世界文坛上一些名字与日月同辉的伟大诗人、作家，往往只有一两部，或者仅有一部最能代表作者风骨和成就的杰作，如屈原的《离骚》、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等。不过，要举出一部——如果只举一部——最能代表狄更斯风骨和成就的作品，恐怕意见不那么容易一致。甲可以举《大卫·考坡菲》，乙也许提《董贝父子》，丙主张立《荒凉山庄》；不少英国人认为《远大前程》才是狄更斯最优秀的代表作，而特别推崇《双城记》或《老古玩店》的也大有人在。苏联有一套两百卷本的《世界文学丛书》数年前已经出齐，其中狄更斯的一卷选的却是《雾都孤儿》。很可能，在向世界揭示政治和社会真理方面，他后期的一些力作比《奥立弗·退斯特》更尖锐、更深刻。但是，《雾都孤儿》为广大读者熟悉和喜爱的程度，在狄更斯如此丰富的文学遗产中，却称得上数一数二。像教区干事班布尔(Bumble)、犹太老贼费根(Fagin)的名字，在英语中已分别成为泛指骄横小官吏

和幕后教唆犯的同义语，甚至还派生出 bumbledom（妄自尊大、官小架子大）这样的词来。至于奥立弗拿着碗走到大师傅跟前请求添粥时说的那一声“我还要”，更是被不同的后人出于不同的需要评论、借用、援引了一百多年。顺便告诉读者一个有趣的事。狄更斯在本书中刻画得入木三分、令人切齿痛恨的贼首费根，却得名于作者在鞋油厂当童工时像大哥哥一样关心他、爱护他的同伴鲍勃·费根。狄更斯从小就经常闹肚子疼，他后来在回忆那段经历时写道：“当时我实在痛苦不堪，人家在我干活的小小囚室中用干草为我铺了一个临时床位。我疼得在地铺上打了半天滚，鲍勃用空鞋油罐盛了热水敷在我的腰部。我慢慢地觉得好了些，到傍晚疼痛完全消失，但鲍勃（他长我好几岁，个儿也高得多）不放心我一个人归去，提出要送我回家。可是，我们一家子都住在债务监狱里，怎么能让他知道？不行！我的自尊心不容许。我用种种借口想把他甩掉，但是生性善良的鲍勃·费根怎么也不听。于是我诡称家住色利岸滩的索思沃克桥边，并在一所房屋的大门口与鲍勃分手。记得为了提防他掉头回顾，我还装模作样地在门上敲了几下。人家闻声出来开门，我便问：‘罗伯特<sup>①</sup>·费根先生是住在这儿吗？’”

狄更斯曾多次为《雾都孤儿》的不同版本作序，置于这个译本卷首的是其中写得最好的一篇。读者如果把它跳过了，译者诚恳地请你们回过头去仔细读一读那篇不足三千字的短文。《雾都孤儿》批判的锋芒所向乃是用“济贫法”等遮羞布掩盖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吃人实质，这是许多专家学者探讨研究的大题目，自非译者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不过，作者在序中批评有些作品把盗贼写得“丰采翩翩”、“情场得意”、“浑身充满着吸引力”，这番话却是发人深思、颇堪玩味的。特别是作者能赋予一个俗套的故事躯壳以全新的、蓬勃的生命力，向并

---

<sup>①</sup> 鲍勃是罗伯特的昵称。

不都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广大市民读者提供他们容易接受的上等精神食粮，而不是去迎合低级趣味，这一点至今仍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虚心学习。

荣如德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 作者序

本书有若干人物选自伦敦居民中罪恶累累、堕落不堪之辈，这一点在一个时期内曾被视为是有伤大雅的。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觉得没有理由认为生活的沉渣不能像生活的浮沫和奶油一样被用来为道德目的服务（只要不让沉渣说不堪入耳的话），因而我斗胆相信，上述那“一个时期”未必就是永远，甚至也未必是一个很长的时期。我有充分的理由走我自己的路。我读过大量描写窃贼的书，他们大多丰彩翩翩，富于魅力；衣着无懈可击，钱包鼓鼓囊囊，还是挑选马匹的行家；他们胆大妄为，情场得意，放歌纵酒，斗牌掷色，无一不精；堪与最体面的人物为伍而了无愧色。可是，除了在霍格斯<sup>①</sup>的作品中以外，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悲惨的现实。我觉得，描写这样一群事实上存在的犯罪分子，刻画他们畸形的面目、顽劣的品质和可悲的生活，如实地表现他们老是怀着鬼胎潜行在最肮脏的生活小道上，无论他们转向哪一面，前景望到底只有黑漆漆、阴森森的巨大绞架；我觉得，反映这些情形也就是尝试做一件需要的、于社会有益的事情。于是我尽自己所能做去。

在我所知道的每一本写这类人物的书中，他们总是浑身充满着吸引力。即使在《乞丐歌剧》<sup>②</sup>中，窃贼的生活也被表现得令人歆羡不置：麦克希思具有支配一切的魔力，剧中最美丽的姑娘和唯一纯洁的人物对他一往情深，意志薄弱的观众对他像对伏尔泰所谓买得指挥并率领两千人与死神搏斗之权利的戎装豪杰一样钦佩之至，竭力仿效。约翰逊<sup>③</sup>提出的问题——会不会有人因为麦克希思得到缓刑处理而去做贼？——在我看来没有切中要害。我是这样问我自己的：会不会有人因为麦克希思被判死刑或者因为世界上存在着皮丘姆<sup>④</sup>和洛基特<sup>⑤</sup>而不敢做贼了？想到这个盗魁放荡的生活、潇洒的风度、辉煌的成就和可观的好

处，我确信，任何有类似倾向的人都不会从他那里吸取任何教训，他们从这出戏里看到的只是一条鲜花铺就的坦途，而这条路迟早要把可敬的野心家引向绞架。

其实，盖伊这个机智横溢的剧本抱有讽刺社会这一总的宗旨，他着眼于其他更广泛的目标，完全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副作用。对于爱德华·布尔威爵士那部引人入胜、笔力遒劲的小说《保罗·克立福德》<sup>⑥</sup>也可以这样说；平心而论，不能认为该书与本题有多大关系，它的作者也没有这样的意图。

本书所描绘的窃贼的日常生活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呢？它对有不良倾向的青年有什么吸引力，对最愚蠢的少年有什么诱惑力呢？这里没有月下跃马荒原的画面，没有在最舒适的洞窟中寻欢作乐的场景，没有令人啧啧称羡的服装，没有锦绣，没有花边，没有马靴，没有猩红色的外套和袒饰，没有自古以来就是“江湖豪客”本色的那份帅气和逍遥。寒冷潮湿、无处栖身的午夜伦敦街头，邪恶在里边挤得转悠不开的藏垢纳污之所，饥馑与疫疠出没无常的鬼地方，勉强缀连在一起的破衣衫——这一切有什么魅力可言？

然而，有些人生来就是那样文雅和娇弱，完全看不得这类可怕的现象。倒不是他们对罪恶怀有本能的反感，而是犯罪的人物必须经过精心的化装才能适合他们的口味，正如他们的吃食必须加上讲究的佐料一

①威廉·霍格斯(1697—1764)——英国油画家、版画家。擅长风俗讽刺画。作品多以辛辣的手法揭露当时贵族与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

②《乞丐歌剧》是英国诗人约翰·盖伊(1685—1732)所作的一部音乐讽刺喜剧(佩普什作曲)。剧中主人公麦克希思是个风流倜傥的强盗。

③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英国字典编纂家、作家。

④皮丘姆——《乞丐歌剧》中专收贼赃的人物。因为麦克希思娶了他的女儿，他就去告发，致使麦克希思被捕。

⑤洛基特——《乞丐歌剧》中的狱吏。

⑥爱德华·布尔威·李登(1803—1873)——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保罗·克立福德》是他早期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主人公被环境推上犯罪的道路，但作者通过一段涤罪的恋爱经历使他幡然悔改，最后变成一个受人尊敬的慈善家。

样。裹着绿色丝绒的马萨罗尼<sup>①</sup>是个迷人的美男子；可是穿粗斜纹布的赛克斯却叫人不能忍受。马萨罗尼太太因为是一位穿短衬裙、服饰新奇的女士，便有人在造型剧中加以模仿，把她印在通俗歌本上；可是南茜因为穿的是棉布衣服，裹的是廉价披巾，便不值得考虑。德行看到了脏袜子立即别过头去；可是邪恶只要用缎带和艳丽的服饰装潢起来，像已婚女子那样换个姓氏，就变成了罗曼蒂克，你道怪与不怪？

但由于本书的宗旨包括反映严酷的真实，甚至描写在好多小说中被大事渲染的那类人物的衣着时也不偏离严酷的真实，我没有向那些读者隐瞒逮不着外套上的一个窟窿或南茜乱发中的一张卷发纸。我不信那些读者真的娇弱到看不得这种形象。我无意于从那些人中间争取几个改变他们原来的态度。他们的反应是好是坏，我并不看重；我既不妄想博得他们的赞许，也不为娱乐他们而写作。

有人指出，南茜对那个残暴的匪徒的痴情似乎不合情理。与此同时，对赛克斯这个人物也提出非难（恕我斗胆认为这种非难不大能够自圆其说），说是把他写得过火了，因为从他身上看不到丝毫悔改的迹象；而这种迹象在他的情妇身上却又被指责为不合情理。对于有关赛克斯的非难，我只想谈一点意见：世上一些麻木不仁、全无心肝的人恐怕确实是彻头彻尾不可救药的坏蛋。不管是否如此，我在一点上深信不疑：赛克斯那样的人是有的，如果在同样的一段时间内和同样的一连串事态下对这等人进行周密的观察，绝不可能从他们的一举一动中发现善良本性的丝毫迹象。究竟是比较高尚的人性在这批家伙身上已经泯灭了呢，还是有待于触动的那根心弦生了锈不容易找到，我不敢不懂装懂；但是我敢肯定，事实就是我所陈述的那样。

没有必要争论那姑娘的行为和性格是否合乎情理，是否可能，是否

<sup>①</sup> 狄更斯可能把“马卡罗尼”错记成了“马萨罗尼”。马卡罗尼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出现在英国“上流”社会的花花公子的泛称（下文的“马萨罗尼太太”则指女性）。他们以竞相仿效欧洲大陆的时尚为能事。

正确。反正这是真实的。任何人只要注意到生活中这些阴暗面，一定知道这是真实的。从这个可怜虫第一次出场到她把血淋淋的脑袋偎在那强盗怀里为止，没有一句话是夸大其词或故作惊人之笔。这是不折不扣的真实，上帝可以作证，因为这是上帝留在这种堕落和不幸的人胸臆中的真情实感，这是还残存在那里的一线希望，这是杂草蔓生的井底的最后一滴清水。这里包含着人类本性最好和最坏的方面；有许多色彩丑恶不堪，也有一些极其美丽。这是一种矛盾，一种异态，一种表面看来不可能的现象，然而这是真实。我高兴的是有人对它表示怀疑，因为那样一来，我就获得了充分的信心（如果我本来缺乏信心的话），认定此事确有述说之必要。

一千八百五十年，一位高级市政官在伦敦公然宣称雅各岛根本不存在，而且从来没有存在过，这实在令人吃惊。但是，雅各岛在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依然存在（如这般罪恶的逋逃薮寿命都很长），虽则那里的情况已有所改善，而且发生了不少变化。

1867 年

# 目 录

作 者 序 .....	001
第 一 章 谈谈奥立弗·退斯特出生的地点和他降生时的情形 .....	001
第 二 章 谈谈奥立弗·退斯特的成长、教育和伙食情况 .....	003
第 三 章 奥立弗·退斯特差点儿有了一份差事，不过这也决 不是个闲职 .....	015
第 四 章 另有所就的奥立弗初次踏进社会 .....	024
第 五 章 奥立弗与新相识打交道。第一次参加葬礼，他就对 主人的行业印象不佳 .....	032
第 六 章 奥立弗给诺亚的嘲骂惹急了奋起抵抗，使诺亚大吃 一惊 .....	043
第 七 章 奥立弗仍然不屈服 .....	049
第 八 章 奥立弗步行上伦敦。在路上他遇见一位奇怪的小 绅士 .....	056
第 九 章 本章进一步详细介绍有关那位可亲的老先生及其 大有希望的高足们的一些情况 .....	066
第 十 章 奥立弗对他的新伙伴们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他 花了很多的代价取得经验。这一章虽短，但在本 书中至关重要 .....	073
第 十 一 章 本章介绍治安推事非恩先生；关于他执法的方式	

从中可窥见一斑 .....	079
<b>第十二章 奥立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悉心照料。笔者回过头来要交代快活的老先生和他的徒弟 .....</b>	<b>086</b>
<b>第十三章 向聪明的读者介绍几位新人，连带着叙述与这部传记有关的几件趣事 .....</b>	<b>095</b>
<b>第十四章 本章续叙有关奥立弗住在布朗劳先生家里的详情以及他外出办事时一位格林维格先生发表的惊人预言 .....</b>	<b>103</b>
<b>第十五章 本章表明快活的老犹太和南茜小姐是多么喜欢奥立弗·退斯特 .....</b>	<b>115</b>
<b>第十六章 表—表奥立弗·退斯特被南茜领回去以后的情形 .....</b>	<b>123</b>
<b>第十七章 继续与奥立弗作对的命运把一位大人物带到伦敦来败坏他的名声 .....</b>	<b>133</b>
<b>第十八章 奥立弗在那些循循善诱的良师益友中间如何度日 .....</b>	<b>142</b>
<b>第十九章 一个了不起的计划在本章中经过讨论决定下来 .....</b>	<b>151</b>
<b>第二十章 奥立弗被交给比尔·赛克斯先生 .....</b>	<b>162</b>
<b>第二十一章 出马 .....</b>	<b>171</b>
<b>第二十二章 夜盗 .....</b>	<b>177</b>
<b>第二十三章 本章包含班布尔先生与一位太太之间一席愉快的谈话要旨，说明哪怕是一个教区干事在某几点上也会动情的 .....</b>	<b>184</b>
<b>第二十四章 本章述及一个十足的可怜虫，但篇幅不长，也许在此书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b>	<b>193</b>
<b>第二十五章 笔者回过头来交代费根先生一伙的情况 .....</b>	<b>199</b>
<b>第二十六章 在这一章里有一位神秘的人物登场，还发生了许多与这部传记不可分割的事情 .....</b>	<b>206</b>
<b>第二十七章 为前面某一章极不礼貌地把一位太太撂在一旁</b>	

赔礼补过	218
<b>第二十八章 看看奥立弗究竟怎样了并续叙他的遭遇</b>	<b>226</b>
<b>第二十九章 介绍一下奥立弗去求援的那户人家</b>	<b>237</b>
<b>第三十章 叙述奥立弗给新来探望他的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b>	<b>241</b>
<b>第三十一章 紧要关头</b>	<b>249</b>
<b>第三十二章 奥立弗在好心的朋友们那里开始过幸福的生活</b>	<b>260</b>
<b>第三十三章 奥立弗和他的朋友的幸福在这一章里遭到意外的挫折</b>	<b>268</b>
<b>第三十四章 本章包含有关一位即将登场的青年绅士的情况介绍以及奥立弗的又一次奇遇</b>	<b>276</b>
<b>第三十五章 本章包含奥立弗这次奇遇不了了之的结果以及哈里·梅里与露梓之间一次重要的谈话</b>	<b>287</b>
<b>第三十六章 本章极短，在这里看来也许无关紧要，然而还是应该一读，因为它是前一章的继续，也是到时候读者会看到的一章的伏笔</b>	<b>295</b>
<b>第三十七章 读者从这一章里可以看到婚前婚后情况迥异的寻常现象</b>	<b>297</b>
<b>第三十八章 叙述班布尔夫妇和蒙克斯那次夜间会晤的经过</b>	<b>308</b>
<b>第三十九章 先请读者已经认识的几位可敬的人物重新登场，再看蒙克斯和老犹太如何密谋策划</b>	<b>319</b>
<b>第四十章 与前一章紧相衔接的一次奇怪的会见</b>	<b>334</b>
<b>第四十一章 本章包含若干新发现，并表明意想不到的事往往接连发生，正如祸不单行一样</b>	<b>342</b>
<b>第四十二章 奥立弗的一个老相识显示了明白无误的天才特征，一跃而为首都的要人</b>	<b>352</b>
<b>第四十三章 这一章要讲速不着的机灵鬼怎样遇到了麻烦</b>	<b>364</b>
<b>第四十四章 到了南茜该去践约会见露梓·梅里的时候，她却</b>	

	无法前往 .....	375
第四十五章	诺亚·克雷坡尔受雇为费根执行一项秘密使命 .....	382
第四十六章	赴约 .....	386
第四十七章	致命的后果 .....	397
第四十八章	赛克斯出逃 .....	404
第四十九章	蒙克斯与布朗劳先生终于见了面。他们的谈话 以及打断了这次谈话的消息 .....	414
第五十章	追捕与逃亡 .....	424
第五十一章	本章要解开好些疑团，还议成一门只字不提财 礼的亲事 .....	435
第五十二章	老犹太活着的最后一夜 .....	449
第五十三章	即最后一章 .....	458

## 第一章

### 谈谈奥立弗·退斯特出生的地点和他降生时的情形

有那么一个市镇，由于种种原因，还是姑隐其名为妙，我也不打算给它虚构一个名字。在那里的一些公共建筑物中，也有一个历来普遍设立在各大小城镇的机构，即贫民习艺所。本章题目中有他名字的那个凡人，便在这贫民习艺所里出生；确切的日期我就不必赘述了，反正对读者说来无关紧要，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无关紧要。

在教区医生把那个婴儿接到这个充满愁苦和烦恼的世界上来以后，他能不能存活并获得一个名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曾经是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很可能这本传记根本不会问世，或者即便问世也只有寥寥数页，不过它将具备一个无可估量的优点，即成为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文献所载的传记中最简略而又最可信的一个典范。

虽然我无意断言，在贫民习艺所里出生这件事本身是一个人最幸运和最值得羡慕的机遇；但我确实认为，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这对于奥立弗·退斯特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事实上，要奥立弗·退斯特自己发挥呼吸的功能相当困难。呼吸本来是一桩麻烦的事情，而习惯偏偏使它成为我们得以自然地生存的必要条件。有一会儿工夫，他躺在一块小小的褥垫上喘个不停，在阳世与阴司之间无法保持平衡，因为重心决然倾向于阴司一边。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倘若奥立弗周围都是知疼着热的奶奶姥姥、忧心如焚的姑姑阿姨、经验丰富的保姆和学识渊博的大夫，他必定马上给整死，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当时婴儿身边只有习艺所收容的一个老贫妇，她难得捞着点儿外快啤酒，喝得颇有些迷迷糊糊；还有一位按合约规定干这等差使的教区医生，此外一个人也没有。奥立弗和造化之间的较量见了分晓。结果是：奥立弗经过一番奋斗，一口气缓了过来。他打一个喷嚏，哭出声来，哭声之响自然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该男婴在大大超过三分十五秒的时间内，竟一直不具备嗓门儿这一非常

有用的附件。就这样，他向贫民习艺所里的人们宣告：该教区又背上了一个包袱。

奥立弗刚以事实证明他的肺部功能健全、活动自如，胡乱扔在铁床上的一条拼布被子便窸窸窣窣地开始蠕动，一个年轻女子有气无力地从枕头上仰起毫无血色的面孔，用微弱的声音含糊不清地吐出这样几个字来：

“让我看一看孩子再死。”

医生面朝壁炉坐着，把两只手掌烘一会、搓一阵。听到那女子说话，他便站起来走到床前，态度意想不到地和善，说：

“哦，你还谈不上死呢。”

“上帝保佑，可不能让她现在就死，不能，”充当护士的老贫妇插嘴道。她刚才一直在角落里品尝一只绿色玻璃瓶中物，显然十分得意，这时急忙把瓶子塞进兜里去。“上帝保佑，可不能让她现在就死。先生，等她活到我这把年纪，自己生上十三个孩子，除两个外一个个都死掉，而且剩下的两个也跟我一起待在习艺所里，那时她就会懂得犯不着这样激动了，上帝保佑！姑娘，还是想一想做母亲的滋味吧。瞧，多可爱的小乖乖。想一想吧！”

看来，用做母亲的前景来安慰产妇的这番话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产妇摇摇头，向婴儿伸出两只手。

医生把婴儿放到她怀里。她用冰凉苍白的嘴唇热烈地吻婴儿的前额，双手抹了一下自己的脸，目露狂乱的异光向周围看看，打了一个寒战，身子朝后一仰——便死了。他们给她揉胸、擦手、搓太阳穴，可是血液已不再流动。他们说了几句想唤起希望和给予安慰的话。然而在这以前，她看不到希望、得不到安慰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完了，辛格米太太！”医生终于说。

“啊，真可怜，完了！”护士说着把绿瓶子的软木塞拣起来，那是她俯身去抱婴儿时掉在枕头上的。“真可怜！”